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MA KSI ZHU YI YAN JIU WEN KU

WEIWU SHIGUAN DE XINGCHENG HE FAZHANSHI GANGYAO

唯物史观的形成和 发展史纲要

冯景源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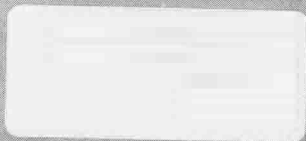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MA K E SI Z H U Y I Y A N J I U W E N K U

WEIWU SHIGUAN DE XINGCHENG HE FAZHANSHI GANGYAO

唯物史观的形成和 发展史纲要

冯景源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史纲要 / 冯景源著.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117 - 2134 - 1

I. ①唯… II. ①冯… III. ①历史唯物主义 - 研究
IV. ①B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2071 号

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史纲要

出版人: 刘明倩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张树相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503 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66509618

献 给

**在我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的最困难的时候
坚定地支持我工作的亲密的战友和爱人**

龚维丽教授

序

冯景源教授的《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一书向读者提供了一幅唯物史观史的完整画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供了新鲜而富于启发性的观点。冯景源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学院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史观史研究，在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资本论》中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研究以及马克思“从后思索”方法论等重大理论问题上，他是国内学术界最早开展研究的学者之一，并且发表了一些有重大反响的研究成果。《纲要》是他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关于唯物史观史的专门著作，是近年来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唯物史观史研究方面少见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受该著作的启发，我就其中着重阐发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一、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一个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问题。根据历史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实践的发展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要求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会不断地产生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对此做着不同的回答。不管结论如何，这种不断发生的提问和回答，对于人们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多数学者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生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我的看法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其实在此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就已经发生了。不用说资产阶级学者在对马克思思想的批判中实际包含着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就是在《纲要》一书中特别提到的马克思的那句“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名言中也包含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当马克思对盖得、拉法格和龙格这些他的学生、他的追随者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些学生和追随者们在听到他的这句话后一定会感到愕然，并且一定会在心里产生这样的问题：“您老人家自己认为和认可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相信他的这些学生一定是想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并且希望真正搞懂和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是在马克思本人看来他们把他的思想理解偏了或者是他们对待他的思想的态度不正确。恩格斯在晚年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以表达他对这些人的批评。其实这也是一次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但更多的提问还是发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如前面提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生的提问；1919 年卢卡奇关于“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提问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中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当中发生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人道主义”的争论等，都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提问和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争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大的提问概括为“五次”，并把这种提问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上的规律性现象。^① 在关于提问的意义的分析中，该文认为提问的意义直接看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认识问题，实质则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冯景源教授根据马克思在表达“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时对海涅对他的模仿者说的“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句话的引用，把马克思的这句话的意义引申为“龙种”和“跳蚤”的关系，一个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是极具启发性的。

^① 梁树发：《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从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中，还直接引出一个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实际包含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懂得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就懂得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科学回答提供了回答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我们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原德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科尔施的《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文中的思想来说明二者的联系。

我们从科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几点”的阐述可以了解到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谈到的以下四个方面：1.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包括那些表面上带有普遍性的原理，都带有特殊性。2. 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3. 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不是现在处于肯定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显得日益分崩离析和腐朽的正在衰亡的资本主义社会。4.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不是观赏现存的世界，而是对它进行积极的改造。^①在科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是按照以上“最本质的几点”认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运用于实践的人。那么，科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否恰当呢？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认识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呢？回答是肯定的。第2条是马克思在他的《德法年鉴》时期的著作中一再申明的。他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见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②第3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主题的说明，这个主题在马克思那里是没有疑义的，它可以用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来说明。第4条来自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1条。被这样理解并运用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本来的思想的关系就不可能是“龙种”和“跳蚤”的关系。

“龙种”和“跳蚤”的关系直接说来是马克思的思想与他的追随者对待他的思想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基本问题，是

① [德]卡尔·科尔施：《我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红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①《纲要》一书关于唯物史观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紧紧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奠定了著作的科学基础。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史观”的问题

《纲要》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概念制定之前，唯物史观理论就制定出来了。可以说，没有唯物史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因此，唯物史观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素。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指它的理论——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对他的理论——唯物史观的一种命名。

“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史观”，乍一看似乎逻辑上存在些问题。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②，这个体系包含哲学、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等内容，即通常所说的“三个组成部分”。按照列宁的思想，在哲学中，除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外，还有“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理论。所以，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结构看，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唯物史观的见解是片面的。当然，冯景源教授在《纲要》中已经主张打破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但是，从关于马克思主义体系构成的全面的观点出发，把以剩余价值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离出去，总是成问题的。而唯物史观也是不能够把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涵盖在内的，它只是它们的哲学基础。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即不是从形式方面，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这个本质的方面看，从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来看，把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看做是同一的，就不会感到有什么奇怪的了。从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看，马克思关于现实的批判性思考，并没有区分哪一个思考是哲学的，哪一个思考是经济学的或政治学的，思考的步骤也不是严格按照学科划分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的学科意义是它的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赋予的。而实际看来，唯物史观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不是两个过程，而是一个过程。以往，我们习惯于把它们形成的标志性著作看作是两部而不是一部，即标志唯物史观形成的是1845年秋至1846年春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马

① 梁树发：《试论马克思主义规律系统》，《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期。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克思主义形成的是写于1847年12月,1848年2月公开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时间跨度仅仅两年,两年中就使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哲学到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体系上完善起来,并达到成熟?这似乎快了点儿。这种标志性著作的认定是从学科划分出发的,其实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出发,把形成的标志划定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或划定为《共产党宣言》不会有什么原则性差别。

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是一种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理论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经验。我们首先从恩格斯对上面提到的马克思的那句名言的引用看。恩格斯晚年不下三次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引用马克思的那句话,以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态度。他在给施密特的信中说:“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拉法格是当初马克思说这句话时的在场者。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又提到马克思当年说过的这句话:“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②10天后,恩格斯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回信中又一次引用了马克思的那句话。他说:“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70年代末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 je sais, c'est que moi, 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③以上可以看出,恩格斯在引用马克思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批评当时存在的错误理论倾向时,并没有区分哪种倾向是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页。

(或历史观)领域的,哪种倾向是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它就是一批“都在搞马克思主义”而又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的“学生”或模仿者中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理论倾向。这种倾向既是唯物史观领域的,又是马克思主义领域的。

看到本书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史观”这个命题,使我联想到卡尔·科尔施在192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观点。科尔施针对的是当时存在的一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的倾向,在书的一开头就指出,这种倾向既存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中,也存在于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中,还存在于一些“文化社会主义”者中。科尔施的这部著作主要是针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因为这是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理论思潮。考茨基、梅林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麦克斯·阿德勒等都公开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的主张。1909年3月考茨基在给苏黎世的一位俄国工人本迪阿尼泽的回信中明确表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检验科学,一种特殊的社会观。”他说:“马克思没有宣布一种哲学,而是宣告了一切哲学的终结。”^①梅林也是根据马克思的“消灭哲学”的话而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哲学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论上不能是结构主义的,而应是本质主义的。如果我们还被禁锢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框框内,还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理解为哲学。但是,这个问题的意义则不在马克思主义的结构这个极其学理性的问题上,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或基本精神方面。科尔施提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其意义也在这一方面。他把这个问题的提出同列宁当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列宁提出了在当时来看一个关系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重大问题。他说,今天提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其意义同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国家的关系的问题是一样的,它也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他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哲学。如果我们在学理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可能首先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哲学,而不是看作别的才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意义,并具有与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相关联的性质。我认为这是由哲学的性质决定的。哲学,马克思历来赋予它批判的实践的意义,如

^① [德]卡·考茨基:《一封关于马克思和巴赫的信》,《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关于“新思潮”的优点的阐述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所表达的那种实践哲学观。

三、关于“唯物史观研究本质上是唯物史观史的研究”问题

《纲要》提出“唯物史观研究本质上是唯物史观史的研究”的观点。它的基本意义在于肯定唯物史观史研究对于唯物史观研究的意义。唯物史观研究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研究；唯物史观史的研究是对唯物史观的观点、原理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它们的研究对象不同。唯物史观研究直接面对的是客观历史过程，唯物史观史研究直接面对的是唯物史观本身，具体说来，是唯物史观形成与发展中的观点、原理以及人物、文本、活动等。它们是密切联系的，甚至是不可分开的。但是逻辑上它们又是有所区分的。

《纲要》在谈到“唯物史观研究本质上是唯物史观史的研究”问题时，谈到了“唯物史观的历史感问题”。唯物史观的历史感是唯物史观研究者和学习者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一方面取决于研究者、学习者的感受能力，它是研究者、学习者的知识、理论积累的结果，是研究者、学习者的能力的表现；另一方面取决于研究者通过著作等形式对于唯物史观的阐释，这种阐释具有使人产生历史感的性质与功能。由这两方面看，“唯物史观的历史感”问题实际是对作为唯物史观研究和学习的主体的一种要求。那么，唯物史观这门特殊的哲学同其他对象是非历史的哲学和科学相比是否更具历史感呢？这一点应该得到肯定，历史感的确与学科对象、学科领域有关。唯物史观“本能地”具有给予研究者、学习者以历史感的潜能。但是，唯物史观不是历史本身，它作为一门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的特殊的哲学，毕竟是哲学家们用特定的概念、范畴、原理表达出来的，用著作、教科书等形式书写的。正如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它的存在形态是多样的一样，唯物史观只有一个，它的表现形态和存在形态也是多样的。在这多样的表现和存在形态中，其历史感，根本说来，它们对历史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反映的程度、水平，是大不一样的。我们要求我们书写的唯物史观，我们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能够使读者和听者真正感受到强烈的历史感，因而也就要求我们撰写的每一部唯物史观著作、教材和在课堂上讲授的每一门唯物史观课程有相应的质量。相对于唯物史观史研究来说，我们把它称作唯物史观研究的“内在历史感”。唯物史观史研究，我们把它称作“外在历史感”。意思是说，唯物史观研究的“内在历史感”的不足，要用唯物史观史研究这种“外在历史

感”来弥补。唯物史观史研究强化了对唯物史观的概念、范畴、原理的理解和对唯物史观整体的理解。这种效果正是唯物史观史这种特殊研究形式赋予的，理论的历史性的研究，总是会强化对理论本身的研究。基于此，才有“哲学就是哲学史”、“文化就是文化史”等说法，才有“论从史出”的经验性认识。

唯物史观史的研究的确强化唯物史观研究，这不仅是一个逻辑的、理论的道理，而且是一种经验。但提出“唯物史观历史感”的要求和作出“唯物史观研究本质上是唯物史观史研究”的结论，目的仅仅在于强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吗？不是的。我以为，本质性的要求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要求。这正是《纲要》一书为什么对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予以特别关注的理由。《纲要》对这一方法做了深入阐发，并得出两个重要结论：“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中的历史方法就是文本研究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是‘从后思索’方法”。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中的“历史”的意义是双重的，客观上它是指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这是从客观方面对历史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就不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即它是一般意识与一般存在的关系，就社会发展而言，它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首先是人的认识、理论对于客观历史规律的遵从，然后是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历史也有它的主观意义，即人的理论、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逻辑相当于理论、思想本身的话，那么，历史就是理论史、思想史。特殊地讲，逻辑如果是指唯物史观的话，历史就是唯物史观史。逻辑与历史统一的要求就是唯物史观原理与唯物史观史的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研究与唯物史观史研究是一致的，并且彻底的认识应该是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史的一致。

四、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研究

《纲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做了深刻理解和广泛发挥，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问题上的“龙种”与“跳蚤”的关系联系起来，指出其实质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唯物史观是“龙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8页。

《资本论》中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也是“龙种”。但是，如果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资本论》中的社会发展理论变成不受具体历史条件制约而到处搬用的教条，一种“历史哲学”，那么“龙种”就变成了“跳蚤”。《纲要》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理解中，着重从两个方面展示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性质，即把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与一定国家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区分开来，揭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中的“再跨越”思想。

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中，人们以往不能把规律与道路区分开来，而是把二者看作一个东西。这特别表现在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中。在社会形态问题上，马克思究竟是坚持“五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或者什么别的阶段论，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并且否定“五阶段论”的意见似乎更强烈些。其实问题不在于关于历史发展是坚持“五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而在于对它们的合理性的解释。有学者认为“五阶段论”的不合理性在于它与历史上的各个国家、民族发展实际过程不符合，因此它没有普遍的解释力。而“三阶段论”则有普遍解释力，认为无论哪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要经历“三个阶段”。其实，无论是“三阶段”还是“五阶段”，都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一般，它们的区分只在于历史分析的角度，即通常所说的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或社会形态的标准。这个角度、标准是社会关系（归根结底是生产关系）呢，还是技术关系（技术或生产力）？“五阶段”或“五形态”的划分标准是生产关系，所以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又叫五种经济社会形态。“三阶段”或“三形态”的划分标准实际是以生产力（按照系统观点，它包括科学、技术和产业的统一）为标准。两者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解释都具有普遍性，差别在于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解释的普遍性上“三阶段论”高于“五阶段论”，而在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解释的根本性上“五阶段论”又高于“三阶段论”。由上可见，“三阶段论”与“五阶段论”的关系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不是根本对立的关系。

社会发展的“五阶段”或“五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一般规律，是整个人类社会或世界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是对各国特殊发展道路的概括。就是说，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都是遵循着这一规律的，它是各个国家、民族发展或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逻辑。但我们能够据此而要求历史上或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都要严格地按照这五个阶段演进吗，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有自己的任何的特性或偶然偏离

吗？不能否认历史上或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发展中的自己的特色、自己发展的独特性，但我们又不能用这个或这些独特性否定它们的发展的规律。道路表现规律，道路服从规律，不能用道路否定规律，也不能用规律代替道路。“五形态”的否定者是用规律代替了道路，用特殊否定一般。《纲要》一书的价值不在于是坚持“五阶段”或“三阶段”的历史阶段划分，而在于它把规律与道路区分开来，在于它实际找到解开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之谜”的钥匙。

“再跨越”的思想其实就蕴含在跨越的思想中。要说明的是，两种跨越的内容是不同的。第一个跨越应该是经济社会形态方面实现的跨越，即从一种落后的经济社会形态一跃而跨过当时的一种先进的经济社会形态而进到一个更为先进的经济社会形态，如从封建的经济社会形态越过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进到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第一阶段）。这一跨越实现的是生产关系的跨越，而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实现这种跨越或成为先进社会形态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水平。跨越当然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谈到过。俄国在农村公社基础上没有实现跨越，是因为不具备跨越发生的内外条件，农村公社没有停止分化，欧洲也没有发生革命，因而没有获得国际革命的支援。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曾经谈到跨越的合理性问题，其中包含了“再跨越”的思想，虽然不是十分明确。就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革命合理性问题，他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①他驳斥了“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们”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借口而对俄国革命的否定性评价。在文章的最后，他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②“赶上别国人民”指的是在“文化水平”方面赶上别国人民。在这里“文化”是个广义概念，指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主要还是指作为革命发生的物质前提的生产力。第一次跨越是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第二次跨越就是革命后在“文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化水平”方面“赶上别国人民”的行动，特别是在生产力方面实现革命、跨越，以在“文化水平”方面达到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需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一般文化基础。这就是“再跨越”的过程。以往我们对列宁的这一思想不是没有认识，但认识不够明确，强调得也不够，它实际被淹没在了革命发生的合理性问题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对“再跨越”我们在理论上是不够明确的，或者说我们至多是停留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认识上，而在实践上贯彻也不坚定和一贯，因而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纲要》一书提出的“再跨越”概念，使我们列宁的这一思想有了全面理解，并使我们把对跨越问题的理解的重心投到“再跨越”上来，从而坚定我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 梁树发

2014年1月

目 录

序.....	1
绪论 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定义”到“定位”的研究.....	1

第一编 唯物史观的史前史 ——青年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精神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意义	25
第一节 为什么要探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	25
第二节 托马斯研究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意义	28
第三节 马克思的哲学是从哲学的实践到实践的哲学吗?	33
第二章 “从后思索”——唯物史观形成、发展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39
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从后思索”方法	39
第二节 “从后思索”方法的科学性	41
第三节 “从后思索”的主体性和开放性	44

第三章 青年马克思思想从“为人类服务”到“普罗米修斯精神”发展的启示	47
第一节 亨特利·马克思启蒙思想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 ...	47
第二节 威斯特华伦浪漫主义文学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50
第三节 从浪漫主义文学到理想主义哲学的发展	51
第四章 青年马克思关于真理与历史发展关系的探讨及其对以后思想发展的影响	54
第一节 青年马克思遇到的第一个历史难题 ——真理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	55
第二节 青年黑格尔运动时期在真理观上的争论	57
第三节 青年马克思关于真理与历史发展关系的论证	62
第四节 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对以后思想发展的影响	66

第二编 唯物史观的科学制定

第五章 历史观从天国降到人间的历史发展	73
第一节 历史观为什么会成为唯心主义的最后避难所	73
第二节 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及其在历史观发展上的意义	80
第三节 唯物史观从天国到人间的发展	86
第六章 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条件和马克思的实践精神	89
第一节 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条件	89
第二节 唯物史观产生的理论来源	98
第三节 马克思的实践精神及其重要成果	108
第七章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端	117
第一节 对黑格尔哲学的第一次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	117
第二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及其特点	124